祖堂集卷第十六

江西下卷第三[illegible]

南泉和尚嗣馬大師在池州師諱普願姓王新
鄭人也母孕之時不喜葷血至德二年投密縣
大隗山大慧禪師受業後參大寂密掌靈符池
陽宣城廉使陸亘請下礼事大如真教師在上
堂云近日禪師太多生覓一个癡鈍底不可得
阿你諸人莫錯用心欲躰此事直須向佛未出
世已前都無一切名字密用潛通無人覺知與
摩時躰得方有小分相應所以道祖佛不知有
狸奴白牯却知有何以如此他却無如許多般
情量所以唤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
行只如五祖大師下有五百九十九人盡會佛
法唯有盧行者一人不會佛法他只會道直至
諸佛出世来只教人會道不為別事江西和尚
說即心即佛且是一時間語是止向外馳求病
空拳黃葉止啼之詞所以言不是心不是佛不
是物如今多有人喚心作佛認智為道見聞覺
知皆云是佛若如是者演若達多將頭覓頭設
使認得亦不是汝本來佛若言即心即佛如兔
馬有角若言非心非佛如牛羊無角你心若是
佛不用即他你心若不是佛亦不用非他有無
相形如何是道所以若認心決定不是佛若認
智決定不是道大道無影真理無對等空不動
非生死流三世不攝非去来今故明暗自去来
虛空不動搖万像自去来明鏡何曾鑒阿你今
時盡說我修行作佛且作摩生修行但識取無
量劫来不變異性是真修行有人拈問三世諸
佛為什摩不知有師云爭肯你南泉進曰狸奴

白拈為什摩却知有師云似他即會師又時謂
衆曰會即便會去不會即王老師罪過師初住
庵時有一僧到師向僧云某甲入山去一餉時
為某送茶飰来其僧應諾其僧待師去後打破
家具殺却火長伸腳睡師小時歸見僧睡師向
他身邊伴睡其僧便起發去師後住得數年謂
衆曰我初住庵時有个靈利僧如今却不見師
問僧空劫中還有人修行也無對云有師云是
阿誰對曰良欽師曰居何國土僧無對曹山代云
若与摩不是良欽報慈代云若与摩則自出来
相訪長沙代云居常弥光土師有時云我行腳
時有一个老宿教某甲道返本還源意禍事也
我十八上解作活計三乘十二分教国我所有
如今我向三乘十二分教且不是所以解修行
底人不落因果不解修行底人落他因果陸亘
大夫問弟子從六合来彼中還有專甲身也無
師云分明記取已後舉似作家千頃寺院主到
師問汝和尚在日如許多債負教什摩人還院
主無對師代云教和尚一時還却道吾代云把將
来石霜代云他無人天慟什摩債負師欲順世
時向第一座云百年後第一不得向王老師頭
上污第一座對云終不敢造次師云或有人問
王老師什摩處去也作摩生向他道對云歸本
處去師云早是向我頭上污了也却問和尚百
年後向什摩處去師云向山下檀越家作一頭
水牯牛去第一座云某甲隨和尚去還許也無
師云你若隨我銜一莖草来僧問道遙如何是
一頭水牯牛道遙去一身無兩後進曰如何是

銜一莖草來道進云新舊不得僧云還許學
人承當也無道進云你若承當銜鐵負鞍又僧
問曹山只如水牯牛成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
只是飲水喫草底漢僧云此莫便是沙門邊事
也無曹山云此是沙門行李處不是沙門邊事
僧云如何是沙門邊事曹山云不見有祖佛進
日如何是沙門行李處曹山云常在塵中又問
如何是沙門相曹山云盡眼看不見僧云還被
搭也無曹山云若被搭則不是沙門相如何是
沙門行李處曹山云頭上戴角身上被毛僧云
此人得什摩人力曹山云終日得他力只是行
不住僧云此人以何為貴曹山云頭上不戴角
身上不被毛又問沙門行与行李處是一是二
曹山云亦一亦二如何是一曹山云殺佛殺祖
如何是二曹山云被毛戴角又問從凡入聖則
不問從聖入凡時如何曹山云成得个一頭水
牯牛如何是水牯牛曹山云朦朦瞳瞳地僧云
此意如何曹山云但念水草餘無所知僧云成
得个什摩邊事曹山云只是逢水喫水逢草喫
草又問如何是一頭水牯牛曹山云不證聖果
如何是銜一莖草來曹山云毛羽相似師又時
拈起毬子問僧那个何似這个對云不似師云
你什摩處見那个便道不似對云若約某甲見
處和尚亦須放下手中物師云許你具一隻眼
洞山代云若見則似他去師行腳次問村路此
路到什摩處村公對云腳下底是什摩師云到
岳不村公如許多時又覓在師云有茶不對云
有師云覓一垸茶得不對云覓則不得但來師

示衆曰王老師要賣身阿誰買僧對云某甲要
買師云他不作賤亦不作貴伱作麼生買僧無對
安國代云与摩則屬專甲去也問師歸丈室將
何指南師云昨夜三更失却牛天明失却火作
麼生是失却牛師云未問已前會取作麼生是
失却火師云但知就人覔取問祖祖相傳合傳
何法師云一二三四五師問陸亙大夫十二時中
作麼生對云寸絲不掛師云堪作什麼大云什
麼處有過師云還聞道有道之君不納有智之
臣問牛頭未見四祖百鳥銜花供養時如何師
云只為步步踏佛堦見後為什麼不来師云直
饒不来猶較王老師一線道在師与歸宗同行
二十年行脚煎茶次師問從前記持商量語句
已知離此後有人問畢竟事作麼生歸宗云這
一片田地好个卓庵師云卓庵則且置畢竟事
作麼生歸宗把茶銚而去師云某甲未喫茶在
歸宗云作這个語話滴水也消不得有人問和
尚住此間来還見作家也無師云作家則不見
兩个石牛闘入海直至如今不得迴有人拈問
龍花只如南泉与摩道意作麼生龍花云誰敢
向這裏出頭師持錫到韶州刺史問十二種頭
陁和尚是第幾種師乃振錫一下刺史再問師
云大鈍生師敲繩床謂衆云大衆共他語話對
云却請和尚共他語話師云我不共他語話僧
云為什麼不共他語話師云不辞共他語話恐
他不解語師又時曰若是文殊普賢昨夜三更
各打二十棒趂出院了也趙州對云和尚合喫
名少棒師云王老師有什麼罪過趙州礼拜出

去師謂趙州云江西馬大師道即心即佛老僧
這裏則不与麼道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与麼
道還有過也無趙州礼拜出去趙州在棧上打
水師從下過趙州以手攀欄懸脚云乞師相救
師踏道上云一二三四五趙州云謝師指示南
泉山下有僧住庵有人向他道此間有南泉近
日出世何不往彼中礼拜去庵僧云任你千聖
現我終不疑得有僧舉似師師令趙州看他趙
州到庵便礼拜起來從東邊過西邊立從西邊
過東邊立此僧揔不動趙州又拔破簾其僧亦
不動趙州歸舉似師師云我從來疑他師問黃
蘗笠子太小生黃蘗云雖然小三千大千世界
揔在裏許師云王老師你黃蘗無對後有人舉似
長慶長慶代云欺敵者亡保福代曰洎不到和
尚此間有人問曰三身中阿那个家尊師云三
隻投子擲下失却一个有僧問古人道摩尼珠
人不識如來藏裏親收得如何是如來藏師云
王老師共你与摩來去是藏進曰不來不去時
如何師云亦是藏如何是珠師喚僧僧應喏師
云去你不會有人到歸宗歸宗問從什摩處來
對云從南泉來歸宗云有什摩佛法因緣對云
和尚上堂告衆曰大沙門者須行畜生行若不
行畜生無有是處歸宗沉吟底僧便問只如南
泉意如何歸宗云雖然畜生行不受畜生報其
僧却歸舉似師師云實与摩道摩僧云實也師
云盂八郎又与摩去趙州問知有底人向什摩
處休歇去師云向山下作一頭水牯牛去趙州
云謝和尚指示問如何是菩薩意言師云果如

漆僧云眼在何處師云眀如日僧辤時問學人
到山下有人問著和尚近日如何作麽生祗對
師云但向他道解相撲僧云作麽生 相撲
師拳云一拍雙泯問父母未生時鼻孔在什麽
處云如今已生也鼻孔在什麽處溈山別云則
今阿那个是鼻孔有僧在師身邉叉手立師云
太俗生僧又合掌師云太僧生僧無對問十二時
中以何為境師云何不問王老師僧云問了也
師云還曾与你為境麽師見院主遂喚院主便
近前叉手而立師云佛九十日在忉利天為母
說法優塡王思佛故教目連神通三轉攝匠人
往彼彫得三十一相唯有梵音相彫不得院主
便問如何是梵音相師云賺殺人僧見雀兒啄
生問師為什麽得与摩怪師便脫鞋打地一下
僧云和尚打地作什麽師云趁雀兒師問院主
急有人問王老師什麽處去你作麽生道院主
無對曺山代云但道作麽踈山代云待有去處則
向和尚道問如何是涅槃師云清猶清急猶急
淨沙何處停僧拈問如何是清猶清師云混他
一點不得如何是急猶急師云轉目看不見如
何是淨沙何處停師云金屑雖貴眼裏著不得
師問黄蘗定慧等學明見佛性此理如何黄蘗
云不依一物師云莫便是長老家風也無蘗云
不敢師云漿水錢則且置草鞋錢教阿誰還師
又問長老什麽年中受戒蘗云威音王佛同時
受戒師云威音王佛是我兒孫黄蘗却問和尚
什麽年中受戒師云這後生莫礼黄蘗無對師又
問白銀為地黄金為壁此是什麽人居止處蘗

祖堂集第十六 第九丈 [illegible]

云聖人居止處師曰更有一人居什摩處藥云
我則道不得師云王老師却道得藥去便請道
師云王老師罪過師共歸宗行次歸宗先行師
落後忽見大蟲草裏出師怕不敢行便喚歸宗
歸宗轉来一喝大蟲便入草師問師兄見大蟲
似个什摩歸宗云相似苗見師云与王老師猶
較一線道歸宗却問師弟見大蟲似个什摩師
云相似大蟲道吾到南泉師問曰闍梨名什摩
道吾對云圓智師云智不到處作摩生道吾對
云切忌說著師問曰灼然說著則頭角生也却
後三五日問道吾与雲喦相共在僧堂前把針
師行遊次見道吾依前問智闍梨前日道智不
到處切忌說著說者則頭角生也如今合作摩
生行李道吾便抽身起却入僧堂內待師過後
却出来雲喦問道吾和尚適来問何不祗對道
吾云師兄得与摩靈利雲喦却上和尚處問道
来和尚問智師弟這个因緣合作摩生祗對師
云他却是異類中行雲喦云作摩生是異類中
事師云豈不見道智不到處切忌說著說者則
頭角生喚作如如早是變直須向異類中行雲
喦亦不先陷道吾念言他与藥山有因緣矣便
却共他去藥山藥山問闍梨到何處来喦云此
廻去到南泉来藥山云南泉近日有什摩方便
示誨學徒雲喦舉似前話藥山云汝還會他這
个時節也無雲喦云某甲雖在他彼中只為是
不會他這个時節便特歸来藥山大笑雲喦便
問作摩生是異類中行藥山云我今日困汝且
去別時来喦云某甲特為此事歸来乞和尚慈

悲藥山去闍梨且去老僧今日身體痛別時却来
雲嵒礼拜了便出去道吾在方丈外立聽聞他
不領覧不覺知咬舌得血却後去問師兄去和
尚處問因縁和尚道个什摩嵒云和尚並不為
某甲說道吾當時伍頭不作聲在後各在別處
住至臨遷化時見洞山密師伯来道吾向師伯
說雲嵒不知有這一則事我當初在藥山時悔
不向他說雖然如此不違於藥山之子道吾却
為師伯子細說此事師問僧什摩處去對云山
下去師云第一不得謾王老僧對云終不敢謾
和尚師遂將瓶瀉水云是多少僧無對師代云非
師本有又云非和尚境界保福代云和尚留他
一𣂁米失却半年粮師問黃藥去什摩處對云
擇菜去師云將什摩擇黃藥竪起刀子師云只
解作客不解作主自代云更覓則不得有僧拈
問長慶与古人作主如何道長慶便嘘之僧拈
問傾徳南泉見黃藥去什摩處意旨如何順徳
云也是黃藥招致得僧云只如黃藥後与摩柸
對南泉還得也無徳云且自忖則得僧云只如
對南泉作摩生道徳云汝作南泉来僧云將什
摩擇徳汝下刀師有一日法堂上坐忽然喝一
聲侍者驚訝上和尚處看並無人大師曰汝去
涅槃堂裏看有一僧死也無侍者到於半路逢
見涅槃堂主者納衣走上来侍者云和尚教専
甲看涅槃堂裏有一人死也無堂主對曰適来
有一僧遷化特来報和尚兩人共夫向和尚說
停騰之間更有一人来報和尚去適来遷化僧
却来也和尚問其僧病僧道什摩其僧云要見

和尚師便下涅槃堂裏問病僧適來什摩處去
來病僧云寀竺去來師曰作摩生僧云行得百
里地脚手避痛行不得又渴水忽然有玉女喚
入大樓臺閣上菓甲行之辛苦欲得上樓閣始
上次傍有一个老和尚喝某甲不許上纔聞喝
聲則便驚訝抽身仰倒今日再得見和尚也師
喝嘖云可謂好樓閣若不遇老僧洎入火客屋
裏造猪從此後其僧修福作利益日夜不停直
到手搯三分只有一分庆年到七十後坐化而
去也呼為南泉道者也有一日其道者提籃子
摘梨盛籃次師問籃裏底是什摩道者便覆却
籃子僧拈問龍花只如道者覆却籃子意旨如
何龍花云闍梨舉不圓有講經論大德來參師
師問教中以何為䠶對云以如如為䠶師云以何
為極則對云法身為極則師云實也無對云實
也師云喚作如如早是變也作摩生是䠶大德
無對因此索上堂云今時學士類尚辯不得豈得辯
類中異類中異尚弁不得作摩生辯得異中
異喚作如如早是變也直須向異類中行趙州
和尚上堂舉者个因緣云這个是先師勘某更
師兄因緣也有人便問如何是異中異趙州云
直得不被毛不戴角又勿交涉師大和八年甲
寅歲十二月二十五日遷化春秋八十七僧夏
五十九矣劉軻撰碑銘矣淨修禪師讚曰出世
南泉為大因緣猫牛委有佛祖寧傳高提線道
異却言詮趙州入室其誰踵焉
溈山和尚嗣百丈在潭州師諱靈祐福州長溪
縣人也姓趙師小乘略覽大乘精閱年二十三

祖堂卷第十六 東夫 合

乃一日歎曰諸佛至論雖則妙理淵深畢竟終
未是吾接神之地於是杖錫天台礼智者遺跡
有數僧相隨至唐興路上遇一逸士向前執師
手大笑而言余生有緣老而益光逢潭則止遇
潙則住逸士者便是寒山子也至國清寺拾得
唯喜重於師一人主者呵責偏黨拾得曰此是
一千五百人善知識不同常矣自尒尋遊江西
礼百丈一湊玄席更不他遊師有時謂衆曰是
你諸人只得大識不得大用有一上座在山下
住仰山自下來問和尚向摩道意作摩生上座
云更舉看仰山舉未了被上座踏倒却歸來舉
似師師呵呵而笑師与仰山語話次師云只聞
汝聲不見子身出來要見仰山便把茶樹搖對
師云只得其用不得其體仰山却問某甲則任
摩和尚如何師良久仰山云和尚只得其躰未
得其用師云子与摩道放你二十棒師問道吾
見火不吾云見師云見從何起道吾云除却行
住坐卧更請一問有僧礼拜師師作起勢僧云
請和尚不起師云未曾坐不要礼僧云某甲未
曾礼師云何故無礼師臨遷化時示衆曰老僧
死後去山下作一頭水牯牛脇上書兩行字云
潙山僧某專甲与摩時喚作水牯牛喚作潙山
僧某專甲若喚作潙山僧又是一頭水牯牛若
喚作水牯牛又是潙山僧某專甲汝諸人作摩
生後有人舉似雲居雲居云師無異号曹山代
云喚作水牯牛師有時与仰山淨瓶仰山纔接
師乃縮手云是什摩仰山云和尚見什摩師云
你若任摩因何更就我覓仰山云雖然如此人

義途中与和尚提瓶挈水亦是本分師過淨瓶
与仰山又問如何是西来意師云大好燈籠仰山
云莫只這个便是也無師云這个是什摩仰山
云大好燈籠師云果然不見師与仰山行次師
指枯樹子云前頭是什摩仰山云只是个枯樹
子師指背後插田公云這个公向後亦有五百
衆隱峯到潙山於上座頭放下衣鉢師聞師叔
来先具威儀来相看隱峯見師来便倒作睡師
歸法堂隱峯便發去師問侍者師叔在摩對云
去也師云師叔去時道什摩對云無語師云莫
道無語其聲如雷德山行脚時到潙山具三衣
上法堂前東覷西覷了便發去侍者報和尚云
適来新到不參和尚便發去師云我早个相見
了也師令侍者喚第一座第一座来師云我喚
第一座干闍梨什摩事曹山代云和尚若教侍
者喚但恐不来師問雲嵒承你久在藥山是不
對云是師云藥山大人相如何對云涅槃後有
師云如何是涅槃後有對云水洒不著雲嵒却
問百丈大人相如何師云魏魏堂堂煒煒煌煌
聲前非聲色後非色蚊子上鐵牛無你下嘴處
潙山提物問仰山正与摩時作摩生仰山云和
尚還見摩潙山不肯却教仰山問正与摩時作
摩生師云正与摩時亦無作摩生師却云与摩
道亦不得從此而休隔數年後仰山有語舉似
師云切忌教索著師聞云停囙長智仰山在潙
山時看牛次第一座云百億毛頭百億師子現
仰山与第一座便舉前話問適来道百億毛頭
百億師子現豈不是上座云是仰山云毛前現

恭

毛後現上座云現時不說前後仰山便出去師
云師子嚬折也洞山問和尚在此間住有什摩
學禪都會底人師云某甲初住此山有一人是
石頭之孫藥山之子仰山從田中歸師云田中
有多少人仰山遂插下鍬子叉手而立師云今
日南山大有人刈茆有人問順德只如溈山道
南山大有人刈茆意作摩生順德云狗銜赦書
諸侯避路師問雲嵒尋常道什摩對云某甲父
母所生口道不得僧問某甲欲奉師去時如何
師云向他道直須絕滲漏去始得似他僧云還
得不違於尊旨也無師云向他道第一不得道老
僧在這裏雲嵒到溈山溈山泥壁次問有句無
句如藤倚樹樹倒藤枯時作摩生雲嵒無對舉似
道吾道吾便去到溈山師便豈前問問未了道
吾便奪云樹倒藤枯時作摩生師不對便入房
丈師向仰山云寂闍梨直須學禪始得仰山便
吟作摩生學師云單刀直入僧拈問石門只如
溈山與摩道意作摩生石門便顧示有京中大
師到溈山參和尚後對坐喫茶次置問當院有
多少人師云有千六百人大師云千六百人中
幾人得似和尚師云大師與摩問作什摩大師
云要知和尚師云於中也有潛龍亦有現人大
師便問衆僧三界為鼓須休為挝什摩人擊此
鼓仰山云誰擊你破鼓大師搜覓破處不得回
此被納學禪有人拈問報慈什摩處是破處報
慈云什摩年中向你與摩道僧云畢竟作摩生
報慈便打一下師與仰山遊山一處坐老鴉銜
紅柿子來放師面前師以手拈來分破一片與

祖堂集第十六 第十丈 杏

仰山仰山不受去此是和尚感得底物師云雖
然如此理通同覩仰山危手接得了便礼謝畢
師自化四十二年現揚宗敎自大中七年癸酉
歲示化春秋八十三僧夏六十四勅諡大圓禪
師清淨之塔
黃蘗和尚嗣百丈在高安縣師諱希運福州閩
縣人也自少於黃蘗寺出家身長七尺額有肉
珠闓闓天生不拘小節初与二三時流遊天台
山在途偶接一僧与師同道言笑便同囊故道
到溪澗遇時水汎漲遂阻步而暫息其僧頻催
師而共渡師不疑之云要渡但自渡其僧斂衣
躡波而渡至彼岸已迴顧招手令師渡焉師乃
呵云這賊漢悔不預知若知則便打折脚其僧
嘆曰大乘器者哉吾輩不及也言已忽然而隱
後遊上都因行分衛而造一門云家常屏後有
老女云和尚太無猒生師聞其言異擇而拔之
云餅猶未得何責無猒女云只這个豈不是無
猒師聞驻而微笑阿婆覩師容儀堂堂特異常
僧遂命入內供以齊飡畢詢問參學行止師不
能隱遏露見知阿婆提以再舉微開師則玄門
頓而蕩豁師重致言謝擬欲師承阿婆曰吾是
五障之身故非法器吾聞江西有百丈大師禪
林郢匠特秀群峯師可詣彼參承所貴他日為
人天師法不輕未可後人傳說此婆少年曾參
見忠國師也師遂依言而造百丈礼而問從上
相承之事和尚如何指示於人百丈良久師曰
不可教後人斷絕去也百丈云我本將謂汝是
一个人遂起入丈室欲掩其戶師六

某甲来只要這个印信乏矣大迴言若然者
他後不得辜負於吾師遂駐泊延於時歲後居
黃蘗山玄徒竟湊法鼓震於寰中緇素奔風者
炬揚于海內高安縣令見已方乃稽首伏而
有詩讚曰曾傳達士心中印額有圓珠七尺身
掛錫十年棲蜀水浮盃今日渡漳濱一千龍象
隨高步万劫香花結勝因願欲事師為弟子不
知將法付何人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打之師
謂衆曰是你諸人患顛那作摩把棒一時趂出
云盡是一隊喫酒糟漢与摩行脚笑殺人去兄
弟其只見八百一千人處去那裏不可只圖熱
閙這个老漢行脚時或遇著草根下有个漢
便從頂顊上啄一下錐看他若識痛痒便將布
袋盛米供養他古人个中惣似你与摩容易何
處更有今日事也兄弟行脚人亦須著些子精
神好汝還知大唐國內無禪師有人問諸方尊
宿盡皆匡化和尚為什摩道無禪師師云不道
無禪只道無師又云闍梨可不見馬大師下有
八十八人坐道場得馬大師正法眼者只有
一二廬山是一人夫出家者須知有從上来事
不見四祖下有牛頭融大師橫說竪說未知有
向上一關捩子若有此眼腦不妨弁得邪正宗
儻當人事不能會得但知念言語學向皮袋裏
到處便道我會禪會道還替得你輪迴摩輕忽
老宿入地獄如箭射我亦見汝行脚人入門便
識得汝了也還知摩諸人亦須在意急急努力
莫只擬取次容易事持一片衣口食過一生明
眼人笑你久後惣被俗漢弄將去在切須自看

迢遠且是阿誰而上事若會則便會若不會則
撒去珎重保福舉師語云不道無禪只道無師
福拈問殿主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人殿主拈
和尚手中杖云某甲惜這个柱杖保福不肯殿
主却問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人福云我不惜
這个柱杖這花在漳州報恩時僧問只如保福
道不惜柱杖意作摩生報恩云他大意則是只
是無憑執僧云只如有憑執意作摩生報恩云
惜柱杖則不肯僧却問作摩生是与禪為師底
人報恩乃放下柱杖歸方丈僧問鼓山只如蓮
花放下柱杖意作摩生師云什摩所在僧云只
如事在放下柱杖裏事在歸方丈裏鼓山趂出
古貴向這裏出頭保福聞舉云更有一般底錐又
錐不動召又出不應此人作摩乞委得虛之与
實算品云兄則乞米某甲則拾柴保福云与摩
則斷布袋造俗視着師行脚時到塩官塩官有
一日云色即是空空義不成空即是色色義不
成師出來問承和尚有言色即是空空義不成
空即是色色義不成豈不是和尚与摩道塩官
云是也師敲禪床云這个是色阿那个是空塩
官不對師令人百來人到洪州見州主州主手
執越杖便問師這个是什摩字師云欠一點便
掴州主便礼拜為師裴相公有一日微微底不
安非久之間便死師恰在宅裏不抱相公頭邊
底坐看相公相公無限時却惺惺後說真中事
某一入冥界有脚不曾行有眼不曾見行得个
四五十里因了忽然見一池水某甲擬欲入池
有一个老和尚不与某甲入池裏便喝回此冊

見知尚師云若不過老僧相公泊合造龍師又
時握拳云諸方老宿性命捴在這裏放也得不
放也得僧拈問招慶諸方老宿性命捴在這裏
要放也得不要放也得如何是要放底事慶云
恕你此問如何是不要放底事招慶云好与二
十打自餘未覩行錄勑謚斷際禪師廣業之塔
西林操和尚嗣百丈師与大溈行次忽然見驢
喫草師取驢喫底草向大溈云吽吽大溈雨手
拕地便造驢聲師喝云道吾生大溈去適来見
什摩師便捆有人拈問龍花作摩生道則免得
操禮師捆花云泊一向自餘不窮化緣終始矣
古靈和尚嗣百丈在福州師自小於福州大中
寺出家及至為僧遊叅百丈盤泊數年密契玄
旨後歸省侍本師思欲發悟以報其恩而候方
便偶因一日為師澡浴去垢之次撫師背曰好
个佛殿而佛不聖其師乍聞異語迴頭看之弟
子曰佛雖不聖且能放光師深疑而不能問後
得一日新糊窓其日照窓陪明師於窓下看經
次蠅子覓頭打其窓求覓出路弟子侍立上多
少世界如許多廣闊而不肯出頭撞故紙裏驢
年解得出摩師聞此語放下經卷問汝行脚来
見何人得何事意前後見汝發言蓋不同常汝
子細向吾說看弟子見問恰稱本意為說百丈
大師指授禮門心要靈光洞耀迥脫根塵躰露
真常不拘文字心性無染本自圓明離却妄緣
則如如佛師於言下万機頓息嘆曰不可思議
吾本聞佛將謂獨一今始返照心源有情皆尒
因為同源曰我為子行脚得匕人法良欲返告

其恩汝當佐助衆為備筵敷法座畢請弟子昇座略演百丈宗教衆聞所未聞悉皆慚愧師謂弟子曰吾為汝剃髮之師汝今為吾出世之師吾今送礼汝以荅其恩耳弟子下座曰此事出礼事不可也師若然者當迴面西遥礼百丈為師即是同道不異也師則從之遥礼百丈為師弟子後住古靈山因為古靈和尚焉聚徒十數年間臨遷化時剃髮澡浴焚香聲鍾集衆告云汝等諸人還識得無聲三昧不衆曰不識請師指示師曰汝等靜思靜慮諦聽諦聽師乃端坐而告寂

石霜性空和尚嗣百丈在吉州僧問如何是西来意師曰如人在百丈井中不假寸繩出得此人我則為荅西来意僧云恁摩則湖南近日亦有暢和尚為師僧東話西話師喚沙彌拽出這个死屍著白水未究終始矣

祖堂集卷第十六